

往生

□王秀梅

山坳里的水塘中躺着一个墨绿色的东西，先发现的女孩希望它是一个水怪，最好就是她昨天从百科书上看到的水底变异生物。过了一会，她们注意到那东西一动不动，女孩捡起一块石头扔下去试了试，猜测它已经死去。女孩的妈妈说为它更像一件雨衣或其他衣物，可能从什么地方刮来，落入水塘。

孩子央求妈妈牵着手，穿过树木，跌跌撞撞地下到山坳。她们看清，那绿色的东西是一个淹死的人。

接着，护林员带领警察赶到现场。他们拖出水塘里的人，发现她是一个女人，长头发缠绕着水塘里的绿青苔。她穿着一条绿裙子，也沾满了青苔和树叶。等人们把她脸上的青苔弄掉，看到在清晨明亮的曙光里，那些裸露的皮肤都透着淡淡的棕褐色，像巧克力一样。人们互相议论着，可能是因为她在水塘里浸泡的时间太长了，污泥浸到了皮肤里的缘故。

这是一个年轻女人，人们虽然被挡在警戒线外，还是很容易就断定，她不是他们这一带的居民。这些老老少少的人几代都住在山脚下的篆村。从前是自然村，现在早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，改为居委会了。只是因为地处偏僻的城郊，城市化的程度没那么严重，所以还多少保有着世外桃源般的旧的世故人情。然而终是在一点点被蚕食，比如这座属于篆村所有的篆山，山坳北边的南岭现在就被一个开罐头厂的老板承包，要把它改成樱桃园。这几天，老板找了人来伐木整地。盛夏已过，人们将会在入冬之前看到山岭变成一块块切片面包，来年它们就将成为樱桃树的温床。

虽说隔了一些距离，人们仍能看清死去的女人长得非常美。他们惋惜着，赞赏着她的容貌，她的肤色，她绿色的头发，长长的手指。女人们想象着她生前一定很讨人喜欢，尤其是讨男人的喜欢。男人则恹恹地惋惜，这么美的女人不应该死掉，哪怕即使活着他们也无缘跟她相识或是亲近。

警察远远近近地拍照，取证，甚至下到水塘里，在淤泥中搜找。其中一个警察被什么东西绊倒，跌倒在水里，爬起来时，看清是一棵银杏树。警察想起，往外拖女人时很是费了一些力气，女人的一条胳膊，当时就攀附在这棵树上。

一棵初秋的银杏树，离开树林，倒卧在漂浮着青苔的水塘里，根部没在水下，部分枝干浮在水上。因此警察以为这是一棵天然生长在水塘里的大树，绊倒后才看清，它是被人从土里掘出来的。大概是由于根部过于粗壮，掘树人在中途失去了耐心，干脆用电锯把它跟大地之间的联系草草锯断，叶子还没来得及泛黄，却失了生命，盛夏刚过，就从树枝上脱落，成片地漂浮在水面上，跟青苔搅扰在一起。

有人认出，这是篆山上的一棵银杏树，原本就长在即将变成樱桃园的山坡上。树林里以赤松、刺楸、楸树、水榆花楸居多，银杏树稀少，所以，常来爬山的人不难认出。最权威的人当然是护林员，他更准确地说出这是一棵雄银杏，另有一棵雌银杏，长在山坳另一面的北坡上。

“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就有这两棵树，真是有些年头了。”护林员难过地说。

人们本来把惋惜的情感全部给了绿裙女人，听到护林员的叹息，这会儿又分了些出来给这棵罹难的银杏树，有人说：“准是开樱桃园的那帮家伙干的。”

初秋的阳光高高地升起来了，照耀着躺着一个死人的山坳。树林里的鸟雀没有像往日那样叽叽喳喳，尤其是花喜鹊，很肃穆地在山坳上空飞过。女人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是不是谁家里的亲戚？”于是，一些悲伤的男人离开山坳，回到篆村，向那些尚不知道死人的住户挨家询问。他们分头行走在一条条街巷，径直走进屋子，或者敲开那些尚未打开的门，用低沉难过的口气，向他们讲述山坳里的情形。

让他们感到为难的是，不知道如何描述女人的美貌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女明星，也



不及她的万分之一。棕褐色的皮肤、绿色的头发，就算是被污泥和青苔所染，又如何能讲得清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棕褐和绿？还有那绿裙子，上面沾满了银杏树叶，你简直分辨不清，它们是沾在上面的，还是布料本来就有的图案。当然，还有女人那阖紧的双目，不用把没有生命的眼皮掀开，他们也能想象出，那是一双怎样美丽的眼睛。他们为世上许多事物再也不能接受它们的注视而再次伤心难过，不能自己。

这一天，是篆村男人们最为悲伤的日子，他们很久都不曾为什么事物这样悲伤了，以至于市场街上冷冷清清，只零星地摆出了几个摊位，而且大多留给家里腿脚不便的老人在照顾。包子铺早上蒸好的十几屉包子只卖出两屉，买主仅是学生和上班的人。

男人们走遍了篆村的大小街巷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，都说家里没有来过那么美貌的亲戚，有来亲戚的也都好好地活着。于是男人们重新返回山坳，警察只好把女人放进一个黑色的大袋子中。一条长长的拉链哐啦一声，关闭了黑袋子，女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人们叹息和议论着，纷纷跟在警察后面，离开山坳。

女孩和妈妈落在后面。人们跟着警察，仿佛在为一棵裙女人送行，女孩却一步三回头，看水塘里的银杏树，又看北坡上的另一棵银杏树。她们是顺着南坡下到山坳里的，此刻却又沿着南坡攀爬上去。灌木丛和树枝不停地挡住女孩的视线，直到再也看不见山坳里的水塘。女孩忽然说：“她就是另一棵树。”

整个早上，女孩站在妈妈身旁，注视着山坳里的人们，不发一言，仿佛看不懂复杂的成人世界。她忽然冒出的这句话，更让妈妈确信，女孩尚不知死亡和生命为何物，它们在女孩心目中有多少分量，说不定她对莫须有的水怪更感兴趣。

于是妈妈拉紧了女孩的手，避免那些枝枝杈杈把女孩绊倒。妈妈每天早上都带女孩来登山，因为女孩喜欢，女孩喜欢那些树木花草在不同季节的变化，喜欢在它们的汁液和嫩芽中孵化的昆虫，喜欢在其间穿行的飞鸟和小野物。女孩对它们的喜爱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，一到山上，她就变得活泼可爱，灵巧异常，她甚至能辨听出鸟鸣声。妈妈觉得这首先是因为兴趣，其次是用心，接下来才可能有一点点的天赋禀稟，不足以当回事。

这天是周末，女孩不用上学，妈妈也不用上班。一整天，女孩都重复着那句话，说死去的女人就是山坡上的另一棵树。女儿8岁，小脑袋瓜里装着许许多多异想天开的事儿，小嘴巴一张，动不动就抖搂出来几句，令妈妈始料不及。这是妈妈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次生育，她没有过往的经验用来参照，所以，跟旁人谈起，就只是用一句话来给女儿定性：“现在的孩子，真是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，个个都是小人精，脑子里的回路多得要命。”

女孩不停地重复那句话，妈妈只当她小脑袋瓜产生了编故事的兴趣，就配合她，问：“那，水塘里的另一棵树是谁？”

“是另一个人，跟绿裙子阿姨是好朋友。”女孩煞有介事地说。

“护林员说水塘里死去的那棵树是雄树，山坡上的那棵是雌的，这么说，他们是一对男女朋友了？”妈妈饶有兴趣地说。

“女的看到男的死了，就跑到水塘里去找男的，结果也淹死了。”女孩说。

“依我看，他们是恋人关系。女的不是淹死了，而是殉情。但是，它们只是两棵树，不是人，怎么能变成人跑来跑去呢？”

“真傻，它们是树仙。大树成仙了，当然就能变成人了。”女孩不满地看了一眼妈妈，似乎在埋怨她太笨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妈妈忍俊不禁，但还是耐着性子继续陪孩子把故事编下去。妈妈并不是出于对孩子想象力的保护，而是感到这故事似曾相识，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幼年。她的奶奶最喜欢讲这些神仙精怪的故事，夏夜，铺着凉席躺在平房顶上，看星星一眨一眨，她久久地回想着这些故事，常常把它们做到梦里。

“因为我也是一个树仙啊，所以我知道。”女孩的表情非常认真，甚至有点严肃，仿佛谁要是不信，就是天大的事儿。

“是吗？我的宝贝女儿原来是一个小仙啊，怪不得这么聪明呢。那你是一棵什么树变的呢？”妈妈在做饭，炒锅里的油滋滋作响，旁边煮饭的压力锅也发出滴滴的提示音，间或她还想到了自己的职称问题。置身于烟熏火燎的现实中，她尽量把自己的思维分出一些来，进入到女儿天真烂漫的孩童世界之中。

“我啊，是一棵槐树。每年5月，我都要开出许许多多白色的花朵，香着呢。妈妈，你不是说我香香的吗，那就是槐花的香味。”

女儿的确香香的，特别是刚生下来，香味弥漫在病房里，引得护士频繁进来检查，看是不是有亲友带来了鲜花，怕引起婴儿呼吸道过敏。检查了几回，护士趴在窗户上朝楼下的院子里看，说是院子里的花香。妈妈特别喜欢跟女儿儿腻在一起，闻好闻的香味儿。当然，她能够理智地分析，是天性给了她心理暗示，并不是女儿真的能发出异香。

“那你是一棵槐树的时候，长在哪里呢？”妈妈把菜盛出锅的时候，手指头给烫了一下。她把手指放在水龙头下面用凉水冲，心想，当一棵树可能也挺好的。

“我呀，就长在那棵雌银杏旁边，我们是好朋友，经常聊天。她可喜欢雄银杏了，那时候，只要风吹起来，那棵雌银杏就朝她挥手。他们好了许多许多年。”

女孩边忙着手里的事情，边对妈妈讲述她曾经是一棵树时的往事——妈妈权且这样认为。她依稀记得，女儿每次上山走过那棵雌银杏旁边时，都拍打着树干，叫着老朋友老伙伴等称谓。她很惊奇女儿有这么强的逻辑力，能把她日常某些行为，跟虚构的故事之间联系起来。

女孩的面前摆着手工剪和双面胶等材料，不知在制作什么东西。她边做边说，根本没有停下来思考和虚构，仿佛那些事真得曾经存在过。在她的描述里，那两面长满树木花草的山坡简直美极了，像仙境一样，树木们在风和阳光下说着它们自己才懂的语言，唱着只有它们才懂的歌，互相打着招呼。每当一棵树老去，它们就集体沉默，向她致哀。

妈妈觉得女儿编得越来越有意思，就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到我家里来了呢？”

“我死了啊！有人上山来摘槐花，把我最粗壮的的那两根树枝掰断了，我很疼很疼，就快要死了，这时候你来了。妈妈你忘了吗，你拾起树枝，对爸爸说，是谁这么狠心啊！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到你家里来，当你和爸爸的香香的女儿。”

妈妈和女儿吃着饭，慢慢地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光。她跟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生活过得还

不累，闲暇时间好像特别多，两人时常在春暖花开时牵着手去爬山。每年5月，篆山上的槐树就开出成片的槐花，人们提着袋子，拿着一带头钩子的竹竿，到篆山上摘槐花，回家焯过热水后，蒸新鲜的槐花馅包子。她依稀记得，好像确曾见过被人折断树枝的槐树。而且从那以后，她就不再在5月时到山上去了。当然，也或许是因为生活逐渐变得匆忙紧张，她和丈夫相继换了工作；她也跟她她婚后女人一样怀了孕……直到女儿出生并学会了跑跳，她才重新在周末带女儿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

她感到女儿编织的这个故事，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神秘的巧合：假如记忆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那次见过折断的树枝后不久，她怀了孕。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，每年都有槐树在开花时节难逃厄运，或许她记忆有误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她仍然把女儿的话当成想象力的进一步发挥。

对银杏树的怀念，一直是女儿那天的话题，直到这小孩子在睡梦里哭醒，妈妈才意识到问题变得有些严重。妈妈拍抚着女儿，说：“你做梦了，梦不是现实。”

女儿抽泣着说：“山坡上的那棵树一定死了。我梦见它死了。”

妈妈安慰着女儿，用身为母亲的所有柔情和怜爱。天蒙蒙亮时，女儿忽地从浅睡里醒来，说：“妈妈，们上山，去看那棵槐树了没？”

“或许是因为昨天刚死了的人，山上明显比往日冷清，一些晨练者选择了去别处健身，就连罐头厂老板雇佣的伐木工人也暂时停了工。护林员说，他们嫌这里不祥。只有护林员忠诚地像往日一样在巡山。从他爷爷那辈算起，他们家已出了三代护林员，但是他的儿子坚决不干这个行当，已经远走他乡，到外地闯荡去了。

女孩说：“爷爷，我梦见山坡上的那棵银杏树死掉了。”

护林员说：“孩子，你梦得真准，我刚从那儿过来。”

妈妈感到有些惊诧，便在护林员的陪同下，带女孩去看那棵雌银杏。她们发现，确如女孩梦醒所说，银杏树死掉了。刚刚进入初秋，本该是绿色的叶子枯黄脱落，铺在灌木丛上和草地上，仿佛金秋提前到来。

护林员蹲下去再次检视银杏树裸露在地表的根须，说：“银杏树根须发达，最怕表土流失，特别是长在地上的。一旦根须露出地表，就要及时培土，要不然会耽误它吸收养分和水分。”护林员的声音带着些歉意，“这些天，伐木工人在山上吵吵嚷嚷地干活，我心里憋闷，没心思，就没来照管这棵树。都怪我啊。”

女孩也蹲下去抚摸那些根须，眼泪一颗颗地掉下去，边哭边说：“爷爷，不怪你，是这棵树自己要往山坳里跑，才把根挣出来了。”

妈妈感到些许尴尬，对护林员解释说：“小孩子童话书看多了，奇思妙想特别多。”护林员却很认真地说：“孩子说的没错，这山上的花草树木也像人一样，都是一条命。它们也有思想感情，只是我们人类不懂罢了。我在这山上待的时间长了，比你们见的多，有些树和草真像科学家说的那样，有喜怒哀乐呢。”

妈妈看护林员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不像在说笑，心想，大概是成天跟花草树木耳鬓厮磨，护林员对它们有了感情，所以就把它们当成了同类。虽然相信科学家关于植物也有知觉神经之类的说法，却断断不信一棵树会变成人，从山坡上跑到山坳里去。

几天过去了，妈妈从报纸和论坛上得知，一直没人去认领绿裙女人。这期间，丈夫从外地出差回家，听说此事，对她说：“说不定真是银杏树变的呢，你没听说吗，银杏树是长寿树，活上三千年五千年不在话下。活那么久，不成精说不过去。”

丈夫和女儿一唱一和，她只当丈夫也像孩子似的没大没小。又过

了两天，丈夫跟女儿嘀嘀咕咕地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把那两棵银杏树活活。

她这会儿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了：“孩子小，你也小吗？怎么跟着一起瞎闹呢。”丈夫说：“这不是瞎闹。再说了，瞎闹闹有什么呀？你这个人哪，就是太刻板了，无趣。”她无奈地说：“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打算怎么把两棵死掉的树救活？”丈夫说：“你没听说吗，银杏树死3年不算死，还能自己活过来。”她睁大眼睛反驳说：“就算这是真的，那也存在一定的概率呀！”丈夫眨眨眼，说：“你就是缺乏幽默感。”

原来丈夫是要采用科学方法，从两棵树上取枝重新繁殖，说已经咨询过园林局的专家了，这种情况下采用硬枝扦插，可能还有希望。“银杏树死3年不算死嘛，何况只死了几天而已，取几根生命力强壮的嫩枝，应该能成活。就当做个试验。”

女儿当然是雀跃不已，积极参与。她想，瞎闹就瞎闹吧，只是担心扦插不成，到时伤了女儿的心。女儿像大人一样摸摸她的脸，说：“乖，别担心，它们是我的朋友，一定能活下来的。”

女儿的逻辑没有任何说服力，只有天真烂漫的赤诚。

丈夫和女儿查阅了许多资料，然后上山取回枝条，两人在露台上忙活了半天。她抱着半是好奇半是怀疑的态度看他们忙，听他们说着一个个陌生的词儿，插穗、生根粉、1:3的比例、混沙窖藏……为此，他们腾出露台上的一个种植箱，把枝条窖藏进去，只等明年春天扦插。

“我们要做两个很大的种植箱，用防腐木做，做得漂漂亮亮的。”丈夫说。女儿雀跃着，说：“太好啦！以后的老朋友在露台上就能看见篆山啦！”

她平时也经常站在露台上朝篆山上看，看那里郁郁葱葱的树林，和上面流动的朝霞晚晴。明年春天，南坡会不会变成一片桃园呢？她猜测着。

秋日很快过去，冬天到来了。女儿从来没有忘记种植箱里的银杏枝条，一心一意地盼望春天来临。

慢慢地，妈妈也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美丽的现代童话故事，并把它记录在女儿的成长日记里，打算等她长大出嫁的那一天，把日记放在嫁妆里让她带走。

斗转星移，日出日落之间，女孩经常独自回忆她曾经是一棵槐树的前生。她来到人世已经8年，很是明白人类在许多方面的偏狭，所以，她从试图让人们相信她前生真的是一棵槐树。就连她的爸爸妈妈，都把她的话当成虚构和想象，对此她并不在意。人类啊，哪里知道一座树林会是多么地热闹，比人世间的喧嚣并不逊色。

只是，女孩不知道，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，她了解人世的事情越多，关于她前生曾经是一棵树的那些记忆就会遗忘得越多。终有一日，她会忘掉前生所有的事。孩子是上帝送给人世间的礼物，他送他们到每户人家去的时候，必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，但所有这些孩子，最终都将挣脱这些隐秘的来历，变成彻彻底底的人，跟马路上任何一个大人一样。



陈老自老伴死了以后，便忘了魂魄的，大白猫就是这个时候到了他的家。小女儿怕他寂寞，让他把注意力转移转移，别老是想着想往事，弄伤了身体让儿女们挂念。

大白猫拿来时，是放在一只纸盒里，纸盒一放下，陈老的小女儿就嚷着说：爸，你看谁来了。陈老就踢了踢纸盒，纸盒里连声应道：喵，喵——陈老摇了摇头说：咱家从来养猫，快把它拿走。小女儿说，咱家过不养猫，是我妈对猫过敏，皮肤长疙瘩，现在你又不过敏，再说它又要生小猫了……陈老转过身就走：那就更不行了，我这一辈子养你们都养怕了，哪还有心思养小猫！小女儿就不高兴了，撇着嘴说：这是专门从朋友那儿讨来的，朋友一家今天就移民加拿大了，我家里又养着狗，猫猫是天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总不能把一只要生小猫的母亲丢在外边当野猫吧。陈老返过身说，那就送给别人好了。小女儿眼珠转了转，心怀叵测地说：只好这样了，等我找到了要它的人，就把它抱走。陈老一挥手：不行，现在就抱走。小女儿问，抱给谁呢？陈老无言以对……

小女儿一走，陈老的眼睛就转到了大纸盒上，大纸盒里静悄悄的，完全不像有个活物。陈老开启盒盖，大慈大悲地喊道：出来吧，让我们见见面！盒中毛茸茸的一团雪白，却是一动不动，陈老又道：出来，出来！盒中仍然毫无动静。陈老凑过去看，只见那团雪白的绒毛一抖，一对又圆又亮的蓝眼睛灵巧地转向他，且是惊鸿一瞥。陈老情不自禁地问候了一声，他说：你好！声音柔和了许多。可那蓝蓝的眼睛只是盯着他，不置一词，无论陈老叽里咕咕地跟它说些什么，它都固定了这种表情，不为所动。

陈老本可以省下这些废话，径直把它从纸盒里抱出来。他也确实打算这样做了，可当他的手刚一抱着它，却发现它在发抖。他只好把手缩了回去，赌气地说，那好，有本事你永远别出来！说完，就找自己的事去了，翻翻书看看电视，洗洗漱漱什么的。其间，有几次路过纸盒，还送了食去，可那纸盒和那只白猫都原样未动。直到他上了床熄了灯，熄灯之前他还叫了一声，我睡

了啊，你自由活动！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陈老一睁眼就想到了那只猫。走到纸盒跟前一看，纸盒和猫仍原封未动，甚至小碟里的剩饭剩菜，也没有丝毫动过的迹象，和昨天一样。陈老这就奇怪了，连忙给小女儿打了电话。小女儿笑着说：那是波斯猫，生性娇贵、胆小，猫又通人性，准是听见你不想耍它才生气来看，你多哄哄就好了……陈老哼了一声说：奇谈怪论！

放下了电话，陈老就想起刚结婚时的老伴来，他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老式婚姻。他记得，刚过门时的老伴，就和这猫一模一样，一碰她就浑身发抖，缩到床角里一动不动……一袭伤感在陈老心里一掠而过，他轻轻地摸了摸浑身颤抖的猫说：我说你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过两天就习惯了，请出来吧，这里有请了。

那猫像是察觉到了他的伤感，尾巴轻轻摆了摆，还真的站了起来，且冲他轻轻地叫了一声。陈老这才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，以后就叫你喵喵吧。

在陈老的期盼下，喵喵迟迟疑疑地跳出了纸盒，但并不走远，两只蓝眼睛更是盯着陈老不放，以防他的不轨。陈老已领教了它的胆小，索性转过身走掉，给它留个宽松。以后几天，陈老都保持这种低调，就是双方碰了头，也只是行注目礼似的，看上对方一眼，然后形同陌路，各走各的，即便给它送食送水也不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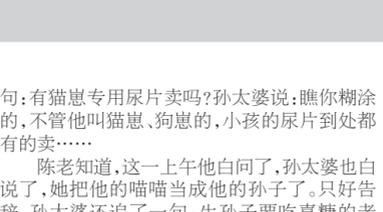
渐渐地，喵喵的惊恐不安终于消失了，再看陈老时，也没了那种机警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懒洋洋，眼睛一眯，嘴巴一张地打声招呼，似有似无，潦潦草草。

看着抱着一个大肚子的它，陈老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家里，实实在在地多了一个孕妇，不觉地，心里便有了一份凝重。不过，陈老养过孩子却没养过猫崽，想起隔壁好事的孙太婆，便决定问一问。

孙太婆是陈老他老伴生前的“唠友”，两个人可以整天地唠。可陈老却是第一回请教她的嘴功，也只是问了一句话，却是聆听了一上午。后来谈到了尿片的用法，陈老才不得不插上—

新宠

□牛维佳



句：有猫崽专用尿片卖吗？孙太婆说：瞧你糊涂的，不管他叫猫崽、狗崽的，小孩的尿片到处都有卖的……

陈老知道，这一上午他白问了，孙太婆也白说了，她把他的喵喵当成他的孙子了。只好告辞。孙太婆还追了一句：生孙子要吃喜糖的老陈，吃猫崽的喜糖喂……

回到了自己家，陈老却瞅着喵喵的肚子发愁。惟一能做的，是找些旧布铺在盒子里，再买些鲫鱼熬成羹，待凉之后放在冰箱里。心想，鲫鱼是给孕妇催奶的，既然猫通人性，那也就差不离吧。一番忙碌之后，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事就看喵喵的了。

喵喵却无所谓，什么事都没有似的，该吃就吃，该晒太阳就晒太阳，兴致来了，还一本正经地追追蟑螂、玩玩电线。从它的脸上，你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看着它逍遥自在，陈老的嘴里就冒出一句：都要养孩子了，哪有那个妈相！话一出口，才想起来这话曾经说过，是说给儿女听的，便自己笑自己。他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，都已安家立业了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，喵喵的肚子不见大，似乎反而小了，陈老便想到了流产。心想，这小动物的流产，也许就像拉泡屎一样，说不准猫崽子早就死了，早就被喵喵一泡屎拉在了厕所里。这一想，便找到了出处，出处一找着，陈老就如获重释，那原本绷紧的弦，一下都放松了。

可没想到，事情说来就来了。

这天晚上，陈老睡得正熟，就梦见老伴给他拉被子。陈老说：行了，我自己会盖，你快睡吧。可老伴不放心似的，仍然拉着被子。这一拉再拉，就把他拉出了几分醒，蒙蒙眈眈里，感觉脸上凉丝丝的，毛茸茸的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直抵他的脸前。陈老身上的汗毛陡然一炸，立马醒过来，打开灯一看，竟然是喵喵。看见他醒了，喵喵才跳下床，可跳下床它并不走，而是回头冲他叫。陈老以为喵喵想偎床，就赶它走，可喵喵一改往日的温顺，仍然叫个不停，一边冲他叫一边来回跑，那意思好像叫他跟它走，陈老便试着跟了去。

这一去他才发现，喵喵睡卧的纸盒竟然翻了个儿，喵喵把他唤了来，显然是让他搭把手，陈老立刻就这么做了。盒子刚放好，喵喵就迫不及待地把头钻了进去，刚一跳进去，就冲他嗷嗷地叫。陈老既然是开了窍的，下文自然也就不言自通，知道男人该走开了，就躲着鞋仓皇回避。

一会儿，就有一种母性的呻吟传来，也只是阵工夫，就一切归于平静。估摸着差不多了，陈老又倒数了10下，这才走了过去。叫他吃惊的是，此时的喵喵与刚才或以前的喵喵完全变了个样。一种近乎于乞求的慈爱和温存，洋溢在它天蓝色的眼神中，一种柔美的光彩，正浮现在它的世界上。眼前的一切，让陈老想起了当年妊娠的老伴，不知不觉地，眼睛就潮湿了。

虽然喵喵有种报恩的柔顺，可陈老仍然克制了自己的好奇，并没有打过去，去看它生了几只崽。直到第二天喵喵出去进食时，他才惊讶地发现，那么娇气的喵喵，竟然一口气生了4只小猫。说来好笑，竟和他膝下的子女同一个数。

以后几天，陈老忙得不亦乐乎，一会儿怕小猫压着小猫，一会儿又把这盒中的一家大小搬去晒太阳，一会又亲临菜市场购得鲜鱼回来做……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。两个人也说话了，一改平时无言的过去。

陈老搔着腰说，你可是要了我的老命啊，怎么一下就生4个！

喵喵轻描淡写地说，4个算什么，多子多福

好啊！

坐在小凳上的陈老一拉脸：好个屁呀，刚进门那阵羞羞答答的，装的像个处子，原来是个厚脸皮！喵喵眯着眼窃笑，陈老上了老当似的撇着嘴。

此后的陈老更像个爷爷，老猫撺下小猫贪玩他也管，喂奶时伸个懒腰他也管，把小猫叼来叼去也要管，无所不管，管得老猫不知所措。当年女儿生产时住在家里，他就是这个样，说多嫌啰嗦，有时干脆就动手干。有些事挺难为情，比方说女儿往外挤剩奶，他也凑过去帮着接，女儿又不好说，老伴便插了嘴：女孩子的事你就别管，别傻乎乎的不长眼。

现在好了，他可以有所欲为。在操持劳作之中，猫崽都把他当成了爷爷，能爬能动了，就满身的爬满床的爬。老猫只管打盹儿不管事，只好由他来教育，可正批评着这只，那只又来了，这个房间叮叮当当的，那个房间噼里啪啦的……

陈老的生活又热闹了起来。

对门的孙太婆，天生机敏好事。这天晚上正看着电视，就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响动，时间一长，就听出点不同来。打开门再听，发觉是陈老屋内发出的声响，那种拼命关门的声音，还有声嘶力竭的猫叫声。孙太婆就判断出了事，当即就把自己的老头叫出来。老头蒙头蒙脑地说：那猫能出什么事？孙太婆急道：“猫在抓门呢！能出什么事，是人出了事，快叫110！”

“110”一来就弄开了门，进去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那陈老直挺挺地昏在了地上。送到医院一检查，陈老得的是中风，幸好抢救及时，陈老的儿女们，不知怎么感谢孙太婆才好。孙太婆喘了一声说：谢我做什么，是那老猫报的信儿，不然，隔壁隔门的，他就是魂都走了，谁知道呢……

陈老出院这天头是歪的，这是中风落下的半边麻痹。一进门，喵喵就率领它的子女迎了上来，陈老招呼道：不好意思，回来了一个歪的。喵喵歪着头优越哉地端详他，之后，轻描淡写地说：歪得妙啊！

所有这些话只有陈老听得懂，他歪着嘴哈哈地笑，笑得子女们莫名其妙。